

# 他本质上是个诗人

## 我印象中的木叶

□兴安

## 无法赞美 不必言说

□项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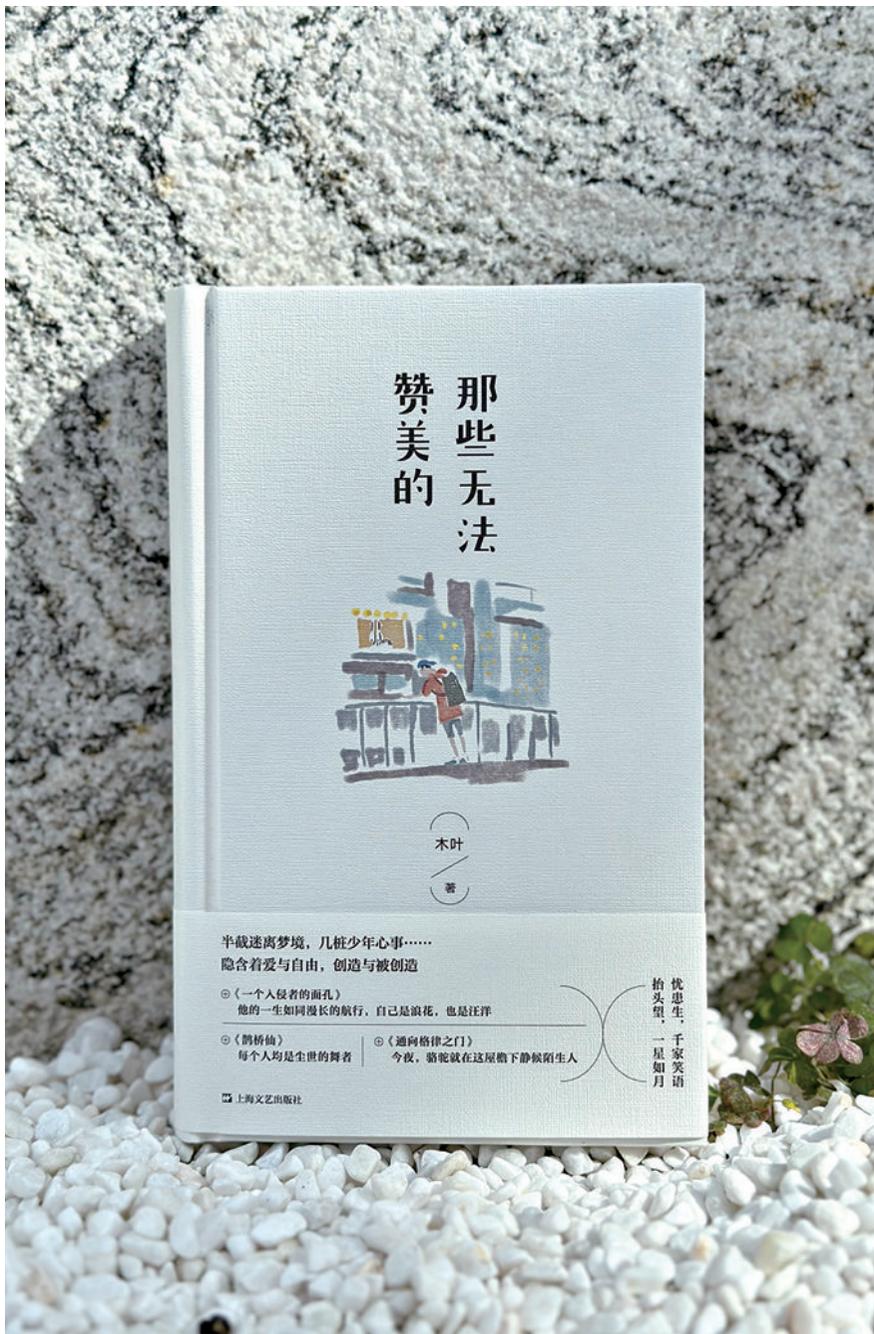
认识木叶时间不久，尽管他是北京人，但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他在上海，一个北京人能够在上海文学圈开拓一片天地，并获得认可，不容易。

接触木叶是因为2021年的一次作家书画展，即第二届“梦笔生花：当代语境中的文人艺术”。主办方希望由我策展，于是我找到好友、作家孙甘露，请他推荐几个能书会画的上海年轻作家。他第一个推荐了木叶。之前我是知道他的，上海这十年里冒出了一批年轻评论家，张定浩、黄德海、项静、金理、黄平、来颖燕、龙其林，还有木叶等，他们都是70后、80后的青年才俊，这些新一拨的评论家是陈思和、程德培、吴亮、蔡翔、郜元宝、张新颖、葛红兵等50后、60后上海批评家的延续，也是文学批评代际交替的一个必然。

不久，木叶寄来了他创作的两幅书法作品，是草书，近乎行草，一看果然是练过的人。这几年，作家里写字的人越来越多，但多数是由钢笔字直接转换为毛笔字，缺失了临帖的最基本的环节。中国书画是讲究传承的，尤其是书法，没有临帖的过程和工夫，很难进步，更难成形。木叶的字是经过训练的，也是有童子功的，他给我讲过他上小学时的故事：大约是三年级的时候，上书法描红课，有一个同学字写得特别好，在他的心目中甚至比老师写得还好，可奇怪的是老师却不知什么原因从不表扬他，但他在同学中非常受欢迎，大家都爱看他写字，也愿意和他交往，由于写字，他成了班里别具特色的人。由此木叶明白一个道理，原来一些像写字这样看似枯燥的事当你真能做到极致时也是会发光的。无论是出于小孩子的虚荣心也好，或者是荣誉感也罢，这种本能的对书法神奇功效的认识，成了他之后喜欢书法，并且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动力。我是相信这种原动力的，就像我小学和中学时，喜欢画画，并且包揽了全校每个班黑板报，而且还执着地参加各种作文大赛，并得了《北京日报》《中学生》杂志（可惜这个杂志，已经停刊很多年）全国征文的二等奖，我做这一切，其实就是为了周围的同学羡慕，尤其是为了引起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同学的注意。

那届“梦笔生花”展名家荟萃，大咖云集，有刘恒、邹静之、白描、西川、欧阳江河、张大春、蒋勋、南帆、杨争光、宁肯、徐则臣、王祥夫、荆歌、车前子、谢有顺、汪惠仁、葛水平、关仁山、张瑞田等等，其中木叶是最年轻的，那时他在北京的文学界和作家书画圈里还不太被人所知，但我坚持让他参展，并最终得到了组委会的认可。展览在北京琉璃厂的杏坛美术馆举办，很成功，由此我与木叶也成了朋友，但我们一直没有见面。

去年十一月，我与《草原》杂志的主编阿霞以及筱雅、蒋雨含等人去上海调研，朋友设宴为我们接风，我想到了他。但是我有些顾虑，当晚吃饭，下午才通知人家，是否有些失礼？但我确实想见见这位年龄比我整整小一轮的年轻人，手指不由自主地点发了微信，没想到他马上回复，说傍晚接完孩子放学就赶过来。晚上六点半我们准备开席，却未见他的踪影。我给他发了个微信，问到哪了。他回复：你们先吃，我还在送孩子回家的路上。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酒过几巡，都有些微醺了，他还没有到。有人提醒我，他肯定不来了。我辩解道，人家没说来呀？有人说，那是客套。我不信，但心里开始打鼓。我有些黯然，独自举杯闷了一口酒。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沉甸甸的挎包走进来，嘴里不住地说



“抱歉抱歉”。大家一阵惊呼，是木叶。他快步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然后坐定。我问他吃了没？他说没有，送完孩子就立刻赶来了。

之后作家甫跃辉也到了，他是因为给华东师大的学生上课，已经预先告知我们会晚到。就这样，酒局终于人员凑齐，一帮不是上海人的新上海人与内蒙古人在上海滩喝了一场酒。

晚上十点多，酒足饭饱的我们又来到新天地继续喝，木叶坐在一旁，给我们每个人签名送书。那晚我们喝得挺晚，也畅快。其间，木叶对我说：兴安老师，我们其实很早前见过面的。我有些疑惑。他说，2001年，你给葛红兵出版了一本书《我的N种生活》，在复旦大学开研讨会，我作为一家报社的记者参加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和您交流。我努力回想着二十年前的场景，却怎么也记不得了。是啊，二十多年了，我熟悉的那批评论家都老了，我也老了，连当年风华正茂、愤激犀利的葛红兵也老了。老了并不是真的老了，而是功成名就，“鸟尽弓藏”。我用“鸟尽弓藏”这个成语，只是取它的形意，我的意思是前辈们可以松口气，收一收架势，因为以木叶为代表的这批年轻评论家已经成熟了，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力了。新一代的作家需要新一代的批评家，他们应该是同步成长起来的，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也

是文学发展的规律。

最近读了一些木叶的文章、诗歌以及他的新书《那些无法赞美的》，确实令我惊讶和佩服。他对路内、双雪涛、阿乙、鲁敏、笛安、冯唐、周嘉宁等年轻作家的论述，都给人新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感受。比如他评价安妮宝贝：“活得真已很不易，而她还活得那么认真。”而他对冯唐以及冯唐现象的批评，我觉得非常有勇气，也指涉得非常精准。最让我触动的是木叶的诗歌，我以为，木叶本质上是个诗人，即使是他的评论也浸润着诗性。我喜欢《妈妈在上海》这首诗：

妈妈将房间收拾得/就像自己从不曾来过//她登上东方明珠/说电视塔在晃，对面/大楼在晃，霾，也在晃//……在人民广场，在大光明影院/她想念家乡鸡飞狗跳的/菜园，还有麦地/牛羊低语，斑斓的蛇就位//……人生七十，越远的事越清晰/彼时，大人物都在，大事件不断/而今，她与卑微和解，不再畏惧//“死亡这个永无止境的故事”

最后，我以木叶的一段自述，作为我这篇印象的结尾：“终究，写作和批评都是始于局限和困惑，具具体体地从真实或虚构的生命出发，探讨并追索‘灵魂的深’，美的无远弗届，以及宇宙的未知未明。在这条路上走得远的人，可能无不保有一种创造性的爱，一种在光与暗之中不断升起

我是先看到木叶的文字，再见到这个人的。来上海读书的第一年，为了打发时间，经常去图书馆宽阔人稀的报刊阅览室翻看杂志报纸，那个时候，几乎上海所有的报纸和时尚杂志，我都喜欢翻看，潜意识里大概有想跟这个城市靠近的意思吧。就是在那个时期，我记住了很多上海作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在《上海电视》上写专栏的木叶，文章写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刻的是经常看到他和走走的名字排在同一个版面上。时间真是神奇，无论几次回想起那个时刻，我都不可能想到后来我们会成为一起上班的同事和朋友。

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会议签到、发材料和联络媒体，这个时候我才是真正认识了木叶。比如我会根据工作需要要求木叶做一些配合之类的，他的态度让我非常震惊，他回答的句子是以“我从来不”开头的，虽然拒绝了，但只会让人敬佩他的坦诚与原则。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的参差，在还对世界只能回复“是是是、好好好”的时候，木叶已经是一个拥有自我规则的人了。这些都应该影响过他的文风和判断标准，在别人揶揄嘲讽的时候，他可能真诚地赞美一个作家，在别人赞美的时候，他可能不置一词。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才认真去看木叶对作家作品的专业意见，比如对韩寒、王朔、朱天文的看法，让我获得一些启发。从前的时间是慢的，认识之后的时间却是加速度。

2017年4月的一个晚上跟木叶一起从（浙江）杭州乘夜火车回上海。从落座开始，木叶就开始跟我聊文学，他声音特别大，急切需要回应，环视周遭刷手机、嗑瓜子、闭眼酣睡的人群，这注定是一趟尴尬的旅程。他按照中国文学地图，一个地域一个人地问我，对某个作家作品的看法。一开始，我硬着头皮，搜肠刮肚地组织语言，谈谈我的某些看法。一个又一个，真是一次漫长的旅途，像开了一年的作品研讨会。好不容易熬到上海，终于可以跟木叶说“再见”了，因为抵达的时间特别晚，地铁停运了。我们被迫去排队打车，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木叶的大脑像齿轮一样又滑到刚上车的时刻。你读过谁谁谁的小说吗？你觉得怎么样。有时候他还没等我回答，就已经开始谈论他觉得怎么样了。我想跟那个夜晚坐在旁边、站在前后的旅客朋友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们让文学打扰到他们了。想到他是个诗人，我脑海中就涌出一堆故事。这些年，朋友们讲过很多木叶的诗人故事，在一些微醺的时刻，有些故事情节我统计过，黄德海讲了大概一百遍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谁能分得清楚呢，谁愿意去分辨呢，听之任之吧。我应该是在某个无聊的时候，翻到过《妈妈在上海》，他有很多睿智的诗歌和见解，我独独无法忘却这一首，“妈妈将房间收拾得，就像自己从不曾来过”。他若无其事地叙述着妈妈在东方明珠、医院、人民广场、教堂，每一个场面都像一根刺扎进混沌的世界，让人有一瞬间惊觉，脊背一凛，这就是我日日面对的世界和人生呀。木叶的诗歌，以及他的《那些无法赞美的》，以及茶余饭后的轶事，加起来几乎可以组织出他的一份小传了，朋友们都有自己的版本。可是，太多事情，无法赞美，不必言说。

张定浩经常提醒我注意木叶的服装。夏天是粉红色T恤，冬天几乎每次吃饭都能看到粉红色毛衣和橘红色羽绒服，即便是在夜间也清晰可辨。木叶当然也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出镜率最高的就是这三件。木叶是个“心机boy”，他知道岁月苦索如寒冬，而红色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兴安，文学评论家、作家、水墨艺术家。著有散文集《伴酒一生》《在碎片中寻找》，近年主要从事自然生态文学的写作、评论和研究。

项静，评论家，作家，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清歌》《集散地》《韩少功论》等。